



mi.
ni
lover

月星汐·著

迷你恋人

新世界出版社



通缉：无聊+变态的魔法师

受害者：中学女生静纸音

罪行：诅咒受害人变身三寸小人儿

并将其扔进某男生咖啡杯中

事态演变：时不时变个身，险象环生

有空建乐队，单挑群斗

住进某男口袋，谈谈恋爱

……

公主志
Princess



mi
oi
lover
迷你恋人

月星汐·著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迷你恋人 / 月星汐著.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2009.11

ISBN 978-7-5104-0649-2

I. 迷… II. 月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89487号

迷你恋人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月星汐

责任编辑: 吕 晖 董晓琼

特约编辑: 暖 暖 刘谢天

装帧设计: 80零 · 小贾

插 图: 清 羽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北京市朝阳区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70 × 970 1/16

字 数: 250千 印张: 19

版 次: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0649-2

定 价: 25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还



Contents

目录

- 一·又囧又糗又霹雳·001
- 二·从天而降的小不点儿·012
 - 三·生活不能自理·023
- 四·黑猫的恶毒诅咒·033
- 五·螳臂当车的倒霉公主·045
 - 六·多事的一天·059
 - 七·招谁惹谁了·069
 - 八·高手云集·080
 - 九·帝音传说·094
 - 十·奇怪的组合·109
 - 十一·幻乐团·124
 - 十二·初次·137
- 十三·美女邀唱片·148
- 十四·千野寻一·161
- 十五·高手之会·178
- 十六·不为人知的身世·192
- 十七·父亲大人光临·211
- 十八·寒冷的雨夜·220
- 十九·温暖的掌心·231
- 二十·离开·249
- 二十一·遗憾的颜色·259
- 二十二·不是结局的结局·274
 - 番外·290

一 又囧又躲又霹雳

八月中旬，虽然从历法上已经进入秋季，可是天气仍然是如火般的炎热，世界都仿佛被高温烤成白色，昆虫们没精打采，叶子被晒得打了卷儿，花朵儿也变得蔫蔫的。

然而，对于静纸音来说，再高的温度，也温暖不了她那颗受伤的心。

“冷！好冷！”

静纸音抱着头，无比沮丧地趴在公园的长椅上，任凭炽热的阳光直射，她的身体仍然不住地打着哆嗦。

“暖不回来了啊！”

她颤抖着叹气，觉得此时的自己，就像一条被遗忘在冷冻车角落里的鱼，死都已经死了，还被冻成冰砣；冰成冰砣也可以忍受，偏偏还被所有人遗忘，连被摆上市场展示贩卖的机会都没有。

给她的心灵造成严重冻伤的罪魁祸首，是简约那个臭小子！

简约，是天使镇樱雪高等学园的SUPER STAR，不论男生女生，都心服口服地称之为No.1。他作为视线乐队的灵魂人物，头发总是染成酷酷的深蓝黑色，平时嚣张得很，眼睛简直都要长到天上去了。

静纸音只是樱雪高等学园一个普通的学生，学习不好不坏，家境不穷不

富，长相不丑不美，个性不刚不柔……这样的女孩子，身上似乎找不到一丁点儿的闪光点，是最大众化的那种，一般十个女生里面得有八个是这样的，通常情况下，她们站在人群里，便和隐形人一样。

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女生，本来跟简约那种超级偶像是搭不上半点关系的，可是，偏偏在半个月前，这个人突然来到她的教室……

那天黄昏，暑假补习班刚刚放学，纸音正在教室里埋头整理物品。

一片阴影突然落在她的书桌上，耳边响起一个冷冷的声音：“你是静纸音？”

纸音愕然抬头，不知何时，面前出现了一名男生。

他个子高高的，背对着夕阳，看不清面容，头发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，闪着深蓝色光泽。

“我是简约！”

静纸音当然知道这个人是大名鼎鼎的简约，可问题是，他为什么来找自己？“你——找我？”她纳闷地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。

“跟我走一趟！”简约说。

这不是祈使句，而是陈述句，语气里满是施舍的味道，就仿佛国王肯亲自招见下属，那个人就应该受宠若惊、感恩戴德才对。

纸音眨眨眼睛，站了起来——这并不是要跟他“走一趟”的意思，而是他站着她坐着，脖子仰成一定角度才能够和他说话，这让她很不习惯。

“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跟我走一趟！”简约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。

这个人好狂妄！纸音有点不高兴地回答：“对不起，我还要去打工……喂！你干吗？不要拉我！放开我……”

简约已经不耐烦地抓住她的手臂，直接将她拖出教室，从侧楼梯一直走下去。

静纸音用力挣扎着：“喂，你干什么？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啊……”她有得罪他吗？应该不会啊！她这样平凡的人物，和他分别站在天地两极，想得罪都没有机会的！

挣扎间，她已被他拖到地下室，接着又被拖进一间密室一样的房间。室内的光线十分的幽暗，只有屋角亮着一盏昏暗的灯。

从明亮之处骤然来到阴暗的空间里，纸音一时什么都看不清楚，她心里越来越恐慌，忍不住扯着嗓子喊了起来：“救命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简约训斥着，松开手，解除了对她的控制。

静纸音立刻跑到角落躲了起来，双手握成拳头，壮着胆子威胁：“别过来啊，过来我跟你拼了！”

并没有人理她。

纸音提心吊胆地等了几秒，眼睛慢慢适应了光线，终于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了。

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，屋子正中有一个小小的舞台，上面凌乱地摆放着键盘、鼓、吉他、贝斯等乐器。

这是……这是视线乐队的排练场？简约为什么抓她来这里？

纸音呆了呆，忍不住走上前去，拾起了舞台上的一把吉他，华丽的V字型琴身，看上去十分漂亮，她忍不住拨动琴弦试了一下音，音质相当完美。

“喂！别乱动！你赔不起！”

室内的灯光突然大亮，纸音迅速回头，这才发现，房间里还有另外两个人，说话的是一个穿红色衣服神色高傲的女孩。

纸音有点尴尬地把吉他放回原处：“对不起——”

一个头发像刺猬一样的男生问：“简约，她是谁？”

“她叫静纸音。”

男孩有些惊讶地走了过来：“静纸音？你就是简约说的那个人？”

静纸音怔怔地问：“说……说我什么了？”

“简约说，你会弹吉他！”男孩上下打量她，“你真的会弹吉他？”

“我……我以前学过一段时间的吉他……”纸音被他们搞糊涂了。没错，她从小开始就和父亲学吉他，一直学到初中毕业，离开家乡到樱雪高等学园上学才暂时停下。可是，简约怎么知道的？

“是这样，我们乐队的主音吉他杨霆昨天生病住院了，暂时不能参加乐队的练习，可是两周后新学期迎新会上我们乐队要表演，少了吉他手，乐队就不能演出了。简约说，他听过你弹吉他，所以，想请你暂时来我们乐队。”

“他……听过我弹吉他？”纸音有些惊讶，自从进了樱雪，学业繁重，而且平时还要打工，所以已经把吉他放下了，只是偶尔闲了才弹几下，他怎么会听到的？

简约没有回答，弯腰拾起吉他，放进她的手里，简单地介绍：“雷蕾，节奏吉他；李剑，爵士鼓；我，贝斯；键盘手刚刚转学了，不过没有键盘也没有关系。静纸音，你只要暂时代替杨霆就好。”

红衣女孩腾地站了起来：“凭什么她上来就弹主音？”

简约走过去看着那个女孩，口气淡淡地说：“吉他，她比你玩得好！”

红衣女孩脸色微变：“简约，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简约没有理她，而是转向纸音：“弹一段solo试试。”

纸音有点尴尬：“我……我从前都用的木吉他，没有用过电声吉他。”

“那么，你要尽快去熟悉了！”简约停顿了一下，“大家做好准备，先磨合一下！”

静纸音无语。这是什么跟什么啊！都用不着征求她的意见，事情就直接定下来了？

那三个人已经各就各位，一边试音，一边喊：“静纸音，速度！”

纸音张了张嘴，想要反对，可是他们弹奏乐器的声音，一瞬间让她的心有些雀跃，学了近十年的吉他，除了和父亲一起弹着自娱自乐之外，她还从来没有参加过乐队，也没有正式上台表演过呢，虽然没用过电吉他，可是，自己好歹也弹了十多年古典吉他了，那么……那么，试一下应该没问题吧？

她犹豫着，终于还是走上前去，将那把吉他挂在肩上，用匹克（拨片）拨出第一个音……

从那天起，纸音开始参加视线乐队的排练。如果说一开始静纸音是被迫参与他们的乐队，可是半个月下来，她和他们共同努力，由最初的生涩到配合默契，渐渐地，她已经喜欢上这支乐队了，甚至渴望着和他们一起登上樱雪迎新庆典的舞台。只是她和视线乐队的三个人，关系一直淡淡的。简约嚣张冷漠，雷蕾高傲自大，李剑则有点孤僻，每个人都不好相处。

世界上被人们引用最多的，也许就是所谓的名人名言。有名人说，只要努力，一切都有可能；可是也有名人说，越是期待的事情，越容易落空。

这样矛盾的语言，如果现在让静纸音来评判，她会咬着牙告诉你，前者是骗人的，而后者，则绝对是真理！

明天就要演出了，今天本来是最后一次排练的日子。可是当她来到排练场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的位置上站着另外一个男生。

大家看她进来，每个人的脸色都有些不自然。

那个陌生男孩静了片刻，笑着走上前来：“你就是静纸音？我是杨霆！”

“哦！你、你好！”纸音蓦然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她勉强笑了笑，“你的身体养好了？”

“没好也没有什么关系，惦记着乐队，就来了！”杨霆笑着回答，“听大

家说了，我不在的时候，是你陪大家练习的。谢谢你！”

听到“陪大家练习”这几个字，静纸音瞬间犹如五雷轰顶。她是聪明人，立刻明白，他们要卸磨杀驴！晕！

没想到啊没想到，半个月的时间，她热情勃发地苦苦练琴，比真的拉磨的毛驴还要卖力，现在，他们的人回来了，她就没用待宰了！

一种被利用的羞恼冲上心头，这种感觉是那么委屈、那么愤怒，可是，偏偏她又无法发作——因为，人家一开始的时候，就说是“暂时代替”的，那意思就是“陪练”，现在，A角回归，B角当然应该出局了！

谁让她一开始的时候，头脑发昏，没有拒绝他们呢！难道现在人家赶人了，自己还能赖着不走？

“不、不用客气！”她勉强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在脸上堆出笑容，“那么，大家好好练习，我先走了！”

“哦。再见！有时间过来坐坐！”除了杨霆说了一句话，另三个人都在低头研究乐谱，根本就没有人回答。

静纸音身体僵硬地走出排练场，心里悲愤无比！她真心真意地和他们一起练习，然而他们却当她是傻瓜一样耍她玩！这种极度屈辱的感觉，将她的心脏都冻成冰块，热力无法传输，全身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冻的，不停地发抖。

简约！都是简约那个混蛋！如果不是他拉自己入队，她怎么会遭遇今天的羞辱！结果她被赶走的时候，他却连头都没有抬一下！

自尊心遭遇极度沉重的打击啊！

纸音垂头丧气地趴在街角小公园的一张长椅上晒“龟壳”——唉！她要真有乌龟那两下子就好了，至少能把头缩进壳里，也省得没脸见人！

“白痴！笨蛋！缺心眼……”

她一边在心里狠狠地责备着自己，一边翻个身，晒完了背面，要晒晒正面了，头部转动间，突然发现不远处的草丛里有个亮晶晶的东西闪了一下。

那是什么？碎玻璃？

可是玻璃能够反射这么强的光线吗？

她有气无力地伸出手去，拨开草丛，在那蓬乱草中，竟有一个黑色的女用手包，反射阳光的是手包上一粒钻石般的钮扣。

咦？纸音翻身坐起，把包包拾起来。

这只包的式样已经过时了，旧旧的，沉甸甸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，上面还有古怪的花纹。这是谁的包？她站起身来，左看右看，可是太阳这么烈，

满公园就只有她一个闲人，根本不知是谁丢的。

那么，是在这里等失主，还是把这东西交给警察呢？纸音考虑着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打开看看应该没关系吧？她伸手打开了包，最先映入眼帘的，是一个精致的盒子。

纸音好奇地把盒子拿出来，打开，然后，她的眼睛便瞪得跟乒乓球一样：

盒子里，是一套精美绝伦的首饰，包括项链、耳坠、戒指、手链，做工精致，造型完美，在阳光下，反射着璀璨的光芒，耀眼到极点，美丽到极点，诱感到极点。

静纸音的眼睛都被晃花了，她的心也“咚咚”地跳了起来：这美丽的东西，就是钻石吗？像她这样平凡的女孩子，戴上它们，马上会变成公主吧？

“戴上我吧……占有我吧……”纯净无瑕的钻石，仿佛用它无与伦比的美艳，对世上的人们展开无言的诱惑！

纸音毕竟还只是未成年的小姑娘，虽然不是世人眼中的完美小孩儿，但一颗小小的心灵还没来得及被贪婪和虚荣侵占，仍然纯净剔透得如阳光下的水晶，因此钻石虽然美丽，她却一直没有要占有它的想法，只是看着这些珠宝发了半天的呆，心想：谁这样马虎，会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弄丢呢？一定急死了吧？

她一边琢磨一边把首饰盒子合上，放回包包，再翻检一下，发现包的内侧还有一个夹层。打开一看，夹层里面有一张黑色的名片，上面写着：

黑蝉街139号 安丽丝夫人

黑蝉街139号的安丽丝夫人，是失主吗？而这个黑蝉街又是在哪里？

纸音虽然到天使镇读书已经一年，可是从没听说过黑蝉街这个名字。她犹豫了半天，决定还是把包包交给警察去处理！于是重新把包包扣好，抱在怀里，转身向公园外面走去。

记得出了公园一直往前走，过两个街口，便有一个警察局。纸音怀抱着包包，快步往前走，想早点把这东西送过去，然后回家准备明天开学的用品！

一想到开学迎新典礼，立刻便联想到简约他们乐队的表演，她忍不住唉声叹气起来。结果一不留神，被一个急匆匆的行人撞翻在地。

纸音坐在地上，PP被摔得很疼，可是望着那人头也不回地走掉，她却连生气的心情都没有。唉！反正今天她是倒霉到底了，被人撞个跟头，根本都不算什么，说不定还应该庆幸没被撞到车轮底下呢！

她苦笑着从地上爬起来，无意中抬头看到一个路牌，不禁惊讶地睁大眼

睛：不是吧！黑蝉街？

天下的事情，真是要多巧有多巧！在左侧的街道上，两间看似紧挨着的店铺之间，竟然还有一条狭窄的巷子，巷口的青砖上钉着一块破旧的木牌，上面是端端正正的三个大字——黑蝉街。

这条巷子真是太不起眼了，又窄又旧，这条路她以前走过N多遍了，从来没看到过它。如果不是刚才摔了一跤，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注意到这条巷子。

纸音高兴地站起来向巷子里面走去。

巷子真的很窄，夹在“爱恋甜品店”和“牛师傅拉面馆”之间，最宽处还不足一米，两侧的高墙是那种很老的砖砌的，墙角覆着青苔，空气中有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。

如果把天使镇比作一位衣着光鲜、活力四射的青春少女，那么这条巷子就是躲在少女背后的老妪，充满着苍老、古旧和陈腐的气息。

纸音走在碎石板铺成的路上，有一种走在时间遂道的感觉。听着脚步声在巷子里形成的回音，很有几分恐怖片里的阴森气氛，她觉得身上凉飕飕的，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。

“139号！139号！”纸音边念叨边找这个地方，可是这条巷子两侧全是青色的砖墙，走了这么半天，非但没有住户，连人也不见一个。

这条巷子究竟有多长？不会永远走不到尽头吧？正在担心的时候，巷子前面终于有了转折，一间样式很古老的尖顶房子出现在拐角处。

纸音一眼就看到，在房前黑色铁艺的门上，有一个小小的号码牌：黑蝉街139号！

终于找到了！她心里小小兴奋了一下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！伸出一个手指头，在门铃上按了下去。

对讲机里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：“谁？”

“请问，这里有一位安丽丝夫人吗？”纸音礼貌地问。

“我就是安丽丝夫人，你是谁？”

随着话声，房子的门被打开了，一个老奶奶出现在门口。这真的是一个年纪很老很老的奶奶，穿着一条高雅的黑丝绒长裙，头发雪白，稀稀拉拉的不剩几根，露着粉红色的头皮，皱纹堆叠的脸上，几乎分不清哪条缝隙是眼睛，鼻子尖尖的，薄薄的嘴唇近似褐色。

没想到安丽丝夫人是这样丑陋的老婆婆！纸音被她吓了一跳，急忙回答：“我姓静，静纸音！请问您，今天有没有掉过什么东西？”

安丽丝夫人的嘴巴咧开了，露着几颗残缺的牙齿：“这么说，我掉的东西你拾到啦？”

纸音很机灵，不肯直接回答，而是问：“安丽丝夫人，您还没说，您掉的是什么东西呢！”

安丽丝夫人看了看她怀里的包包，咧嘴笑着：“就是那个！”

“那么，这个包包里面有什么？”

“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一套四件的钻石首饰而已！”安丽丝夫人满不在乎地说。

“啊！”纸音心有点不舒服，原来，她辛辛苦苦送回来的东西，其实是人家不在意的“不值钱的东西”。

“那么，还给您吧！”她把包包递过去，数量和东西都说对了，应该不会错了。

安丽丝夫人随手接过：“虽然不值钱，不过你既然送回来了，就进来坐一坐吧！”

“不用客气了，我还有事，得回去了！”虽然做好事不图谢，可是这位老奶奶真的连“谢谢”都不说，纸音心里还是有些不快。

“那可不行！”安丽丝夫人伸手抓住纸音的手臂，“进来进来，坐一坐再走！”她的手瘦骨嶙峋、青筋突起、斑点密布，还不如泡椒凤爪好看呢！

唉！算了！老奶奶年纪大了，不要和她计较了！纸音无奈地跟了进去！

客厅面积不算大，虽然干净整洁，但家具的式样很陈旧，而且可能是年头太久了，厅内有点暗沉阴郁。

安丽丝夫人坐在沙发上，对着纸音上看下看左看右看。

纸音有点不自在地挺直腰，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得没话找话：“安丽丝夫人，您家的房子好温馨哦！”这句话有点违心，不过总不能说这房子好阴暗吧？

“是吗？”安丽丝夫人又咧开嘴乐了，“已经很久没有人夸我的房子了！”

“是真的哦！”纸音笑着回答。如果表扬房子，能使老奶奶开心的话，那么她就多说几句好了，“您的房子装修得非常雅致，那个壁炉好漂亮，冬天下雪的时候，点起熊熊的火，捧着一本书坐下来慢慢地读，一定很温暖的！”

“当然当然！”安丽丝夫人的脸笑得跟菊花似的。

“夫人，这间房子就您一个人住？”纸音好奇地问。

“这条街都只有我一个人住！”安丽丝夫人脸上的笑容不见了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“已经很久没有人进来和我说话了！”

“啊？”纸音有点惊讶，难怪她一定要自己进来坐，原来是太寂寞了呀！好吧！反正自己也没什么事，就陪老奶奶说说话吧！可是她们之间有几十年的代沟，说点什么会让老奶奶开心呢？

她想了想开口说道：“夫人，您平时喜欢看什么书？”这话题有点冒险，老夫人要是说喜欢读《西游记》，她还能和老人家谈几句，可老夫人要是说喜欢《荷马史诗》一类的，那自己还得再费心另找话题。

“我现在视力出现些问题，已经很久没有看书了。”安丽丝夫人拿起放在沙发上的包包，取出首饰盒，打开之后，那些美丽夺目的钻石首饰再次出现在纸音面前。

她笑咪咪地问：“小姑娘，你不喜欢这些钻石吗？为什么要把它们送回来？”

“因为，这不是我的呀！”静纸音老实地回答。

“如果，我现在把它们送给你呢？”

纸音有些发愣，什么？要把钻石送给她？安丽丝夫人不是老糊涂了吧？虽然她可能很阔气，当这些钻石不值钱，但是，那并不代表自己可以随便接受别人的施舍，那样的话，自己和乞丐有什么区别？老爸常说，做人要“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”，绝对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！

因此她只是迟疑了一下，仍然回答：“虽然这些首饰很美丽，可是我爸爸说，别人的东西不能要！”

安丽丝夫人似乎有些生气：“世界上怎么有你这么傻的孩子呢？”

纸音觉得和她有点话不投机了，于是笑了笑：“夫人，如果没有什么事情，我要告辞啦！”

安丽丝夫人歪着头上下打量着她，仿佛眼前坐的是一头珍稀动物似的，同时嘴里自言自语地嘀咕：“怎么办呢？不好意思下手了啊！”

“夫人，您说什么？”

“嗯？”安丽丝夫人咧嘴笑了笑，“我说请你再坐一坐，一定要尝尝我的冰淇淋！”

纸音急忙推辞：“不必麻烦您了，我还有事……”

然而安丽丝夫人已经走出客厅，没一会儿，颤颤巍巍地端着托盘回来了。托盘里面是一碟冰淇淋，三个冰淇淋球，其中两个深紫色，一个淡黄色，颜色

搭配得十分漂亮。

“小姑娘，来尝尝看，我亲手做的，紫色的是黑莓冰淇淋，淡黄色的是小对月草冰淇淋！”

纸音毕竟还是孩子，这三粒漂亮的冰淇淋对她的诱惑可比钻石大得多了，光用看的就有种口舌生津的感觉。这可不是嘴馋哦！不管怎么样，她好歹也是在太阳下暴晒很久的人呢！

“那么，谢谢啦！”她接过安丽丝夫人递过来的小匙，挖了一点黑莓冰淇淋，轻轻地送进口中，一种凉丝丝的清甜直渗进心里，不禁眉开眼笑，“夫人，您做的冰淇淋，真的很好吃！”又挖了一匙淡黄色的冰淇淋，这个的味道和前者又有不同，凉中带点微苦，再细品又是纯净的甜，别有风味。

安丽丝夫人看她吃得津津有味，眼睛里突然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，笑眯眯地待她吃完，慢慢地说：“小姑娘，本来想给你三粒黑莓冰淇淋的，现在改送一个小对月草冰淇淋，也算对得起你了！”

纸音没明白是什么意思，抬起头来：“嗯？”

“你不知道黑莓和小对月草都是有魔力的植物吗？”

纸音有些茫然。魔力？和冰淇淋有什么关系？

“小对月草的学名是小连翘，隐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，传说如果睡觉时在枕头下压一枝小连翘，就可以梦见未来丈夫的容貌。受到小对月草祝福的女孩，她最爱的那个人，一定会成为她一生的伴侣。所以它的花语是‘魔法’，而且是善意的恋爱魔法。”安丽丝夫人说，“与之相反的是，黑莓在欧洲的传说中，是一种带有邪恶力量的植物，尤其是每年9月15日之后采摘的黑莓果实，已经被恶魔占据，人如果误服下去，会带来厄运。”

纸音突然觉得有点不妙，她低头望望空空的碟子，想起被自己吃掉的三粒冰淇淋球，停顿片刻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那么，我吃到的黑莓冰淇淋，是什么时候采摘的果实？”

安丽丝夫人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“当然是9月15日之后啊！”

“啊？”纸音惊讶地张大眼睛。她虽然不相信魔法之类的无稽之谈，但是，明知道食物有问题，还拿给客人吃，安丽丝夫人的这种行为，也太可恶了吧？

今天自己大约命犯“天煞孤星”，先是被简约杀了一刀，现在又被安丽丝夫人捅一刀。唉！亏自己还为她送还失物，原来好心真是没好报的！

“我也不想这样对待你啊！可是没有办法，谁让你害我输掉了比赛呢！”

安丽丝夫人苦恼地说，“害得我五十年之内要听命于他！所以啊，当然不能这样简单就放你走掉……”

望着安丽丝夫人古怪的脸，纸音有些害怕了，她的话，自己一句也听不懂，但是却感觉到，这位老奶奶精神似乎不太正常——这世界上，最可怕的不是妖魔鬼怪，而是心理变态！妖魔鬼怪害人还有理由呢，为了肚子饿什么的，而变态杀人，基本上没有任何道理可言！

对这种变态，当然避之则吉！她立刻站了起来：“夫人，谢谢您的款待，我真的要告辞了！”

“你走不了啊！”

“为……为什么……”纸音心里越来越寒，悄悄地移向门口。

安丽丝夫人满脸的不好意思：“你没感觉身体有什么异常吗？”

“没……没啊……”纸音身上发毛，安丽丝夫人这句话怎么这么瘆人呢！她是什么意思？晕！莫非，冰淇淋里被下了迷药？那就糟了！趁迷药还没发作，自己还是快点逃吧！

她转身向门口奔去。手刚放到门柄上，忽觉头部一阵晕眩，眼前涌起浓浓的黑雾，身体如被弥漫的雾流吞食，她在雾中四顾，却分不清方向。正在惊惶失措，雾中突然又爆起大篷的白光，晃得她眼花缭乱，下意识地用手遮了一下眼睛。然后，黑雾和白光倏然不见了。

从雾起到雾散，这一切都发生在瞬间，如果不是发现自己坐在地上，纸音几乎以为这一切只是幻觉。可是，刚才在迷雾中的惶恐惊惧，却又是那么真实。纸音重重地喘息着，心脏“怦怦”跳着，真是中了迷药吗？身体似乎没什么异样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好像又有很多东西完全不一样了……

还没等她想明白是哪不同了，异变突生。她面前突然跳出来一只巨大的怪兽。全身漆黑油亮的皮毛，长长的尾巴，尖尖的耳朵，一对紫色的瞳孔，牙齿很尖，嘴巴两侧还长着几根胡子，四只爪子十分锋利。

它个头足有静纸音三倍，居高临下地瞪着她，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，纸音与它四目相对，第一感觉并不是害怕，而是这东西……看着好熟悉……

耳中听得安丽丝夫人的尖叫：“月影流枫，又是你……”

然后是“咪呜”的一声，那怪兽低低地咆哮着，突然拦腰咬住静纸音，向外窜了出去。

这家伙……难道是……猫！？可是猫怎么长得这么巨大？产生异变了吗？

风声在纸音的耳边掠过，她的大脑一阵混乱。自己真是疯了！安丽丝夫人

在冰淇淋里放的迷幻剂真厉害！也许等药性过了，就不会有这些幻觉了吧……

二 从天而降的小不点儿

北冥也背着背包，左手拖着行李箱，右手拿着天使镇的地图。

骄阳下，他深铜色的长发已有些凌乱，额头上渗出汗珠，俊美的容颜带着微微的疲惫——他已经整整找了一个上午加一个中午，到现在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公寓。

去过的每个地方，管理员都摆出一副很无奈的样子：“对不起啊同学，每年暑期过后都是天使镇新生入学的高峰，现在公寓已经满了，你再去别的地方看看……”

“对不起……”

“对不起……”

“对不起……”

这是他今天听到最多的三个字了，每多听一次，他的心里都多一分懊恼：早知道这样，就一切安排妥当再出发了。

站在街头，他看看地图，发现已经不能从地图的指示中得知自己当前的位置，换句话说，自己可能是迷路了！

看到路边有一间咖啡厅，于是决定先进去休息一下，吃点东西，顺便打听一下。

午后的阳光穿过廊外树枝，斑驳地洒在原木的桌子上，桌上放着漂亮的芋艿蛋糕和摩卡冰咖啡，廊下大丛的孔雀草开着绚丽的花朵，仿佛风中都飘散着悠闲淡泊的味道。

北冥也坐在临街长廊下，奔波了一上午的浮躁心情渐渐地平静下来。他端起冰咖啡，准备喝一口润润喉咙，可是杯子放到嘴边将饮未饮之际，头顶突然响起一声凄厉的惨叫：“啊～～～”

附近的路人、咖啡屋的顾客、侍应生，大家都惊跳起来，捂着耳朵，提心吊胆地东张西望：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火烧猫尾巴了？还是谁踩到鸡脖子

了？声音是从哪里发出的？

在所有的人当中，北冥也是最沉得住气的，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。

Hign C以上的F3！这声音之高，起码已经达到F3，这种高音一般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嗓子才喊得出来，只是怎么听上去撕心裂肺的，是女人遭遇抢劫了吗？

还有，声音为什么是从自己头顶上发出的？他疑惑地抬起头，视网膜上突然闪过一道灰影，耳听得“扑通”一声，从天上掉下一个异物，端端正正地落在他的咖啡杯里，咖啡溅得他满脸。

北冥也及时闭上眼睛，总算避免液体溅入眼睛。他有些恼火，谁这么不道德，乱扔东西啊！扔得还挺准！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咖啡，睁开眼睛，望向咖啡杯，然后，他的眼睛倏然瞪得比车灯还大，嘴巴大张，半天也合不拢。

天哪！咖啡杯子里泡泡泡……泡着一个怪怪怪……怪物！

老实说，如果是老鼠失足掉进杯子里，他都不会动容，可是在这一瞬间，北冥也却突然有种想要尖叫的冲动。

那个怪物——确切地说，那是个人偶。

它身高和一支铅笔差不多，娇小玲珑，身体比例非常匀称，穿着普通的牛仔T恤，小小的脑袋上头发乱七八糟的，站在咖啡杯子里，欲哭无泪地望着他！

自己一定是中暑了，头晕眼花了！北冥也闭紧嘴巴，用力地揉揉眼睛，然后再定睛看去，发现他的眼睛并没有骗他，杯子里，的确确实坐着一个小不点的人形怪物。

这……这是什么东西？芭比娃娃吗？这娃娃做得太细致逼真了，肌肤晶莹细嫩，带着健康的粉色，长长卷卷的睫毛，眼睛眨呀眨，简直活灵活现，跟真人一样！就是……就是有点脏……

它脸蛋上满是泥土，头发里有草屑，衣服皱巴巴……唉，挺漂亮的一个芭比，却没碰到珍惜它的小朋友，被遗弃了呢！

等等……这芭比有点不对劲！不仅会眨眼，会蹲下去，还捧着脸哭，他真真切切地听到有哭泣的声音，而且在它细细的指缝间，还有晶莹的水珠渗出来。

现在的仿真芭比，已经可以模拟人类这么多真实的动作了吗？

他忍不住用左手尾指轻轻地在她的脸上触碰了一下，她立刻抬起头来，挥着小手“啪”地打在他的手指上，眼神很愤怒地瞪着他。